

§ 哀傷的春天

§ 01 流言如野火

西元前 399 年 春天。

雅典的天空依舊明亮，橄欖樹也重新抽出了嫩芽。

可是，這座城市已經沒有了往日的歡笑。

戰爭結束了，三十僭主也倒台了，民主重新回到雅典。人們本以為，春天來了，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。然而，戰爭留下的傷痕並沒有隨著政權更替而消失。

街道上依然可以看見失去親人的老人、衣著破舊的婦人，以及那些從戰場上回來、卻再也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年輕人。

雅典人開始變得沉默。

他們不再輕易相信彼此，也不再相信那些曾經站在城邦高處的人。失敗、饑荒、內戰與殺戮，像一層看不見的陰影，籠罩著整座城市。

而就在這個哀傷的春天裡，一個熟悉的身影仍然每天走在雅典街頭。

蘇格拉底穿著簡樸的衣服，赤著腳，停在市集、廣場和街角，與年輕人談論正義、靈魂與真理。

只是這一次，雅典人看他的眼神，已經和從前不一樣了。

春天過了一些日子，雅典街頭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聲音。

起初，只是幾個人在酒館裡低聲談論。

「聽說了嗎？最近有人要告蘇格拉底。」

「告他什麼？」

「誰知道呢……好像是說，他不敬城邦的神，還整天教壞年輕人。」

這些話一開始沒有人太在意。

蘇格拉底在雅典已經出了名。他總喜歡拉住年輕人問問題，把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問得啞口無言。有人喜歡他，也有人討厭他。

可是，最近的流言卻越來越多。

有人說，蘇格拉底曾經教導克里提亞斯。

有人說，三十僭主之所以會出現，就是因為有蘇格拉底這樣的人，把年輕人的思想帶壞了。

甚至有人在市場上說：

「雅典剛剛從暴政中活過來，絕不能再讓這些危險的思想繼續下去。」

流言就像風一樣。

沒有人知道它從哪裡開始，卻一天比一天吹得更遠。

§ 02 克桑蒂貝的哀傷

一天傍晚，蘇格拉底回到家中。

克桑蒂貝正在整理晚餐。她抬起頭，看了丈夫一眼，沒有立刻說話。

蘇格拉底坐了下來。

「今天怎麼了？」

克桑蒂貝沉默了一會兒，才問：

「你最近是不是又得罪什麼人了？」

蘇格拉底笑了。

「我每天都在得罪人。」

「我是認真的。」

蘇格拉底看著她，笑容慢慢收了起來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克桑蒂貝放下手中的東西。

「外面有人在傳，說雅典人要控告你。」

房間裡安靜了一會兒。

蘇格拉底沒有立刻回答。

過了片刻，他才淡淡地說：

「原來已經傳到妳耳朵裡了。」

「所以是真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克桑蒂貝皺起眉頭。

「你不知道？」

「有人討厭我，這是真的。至於他們是不是準備告我，我確實不知道。」

克桑蒂貝望著他。

「你難道一點都不擔心？」

蘇格拉底沉默片刻，說：

「如果一個人因為說真話而被人討厭，那麼他應該害怕嗎？」

「你總是這樣。」

克桑蒂貝有些生氣。

「你總以為自己只是在談論哲學，可是別人未必這樣想。雅典才剛剛經歷那麼多事情，很多人失去了家人，也有人恨三十僭主。現在，他們需要找一個人來怪罪。」

蘇格拉底看著妻子，沒有反駁。

克桑蒂貝繼續說：

「而你，偏偏每天還在廣場上問這個、問那個。問將軍什麼是勇氣，問政治家什麼是正義，問年輕人什麼是真理。你難道不知道別人會恨你嗎？」

蘇格拉底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不收斂一點？」

蘇格拉底低下頭，想了很久。

「因為如果我明知道一件事情是錯的，卻因為害怕而閉嘴，那麼我又怎麼能教導年輕人追求真理？」

克桑蒂貝沒有回答，她只是看著丈夫。

眼前這個人，已經不再年輕。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與別人的成見爭辯。

可是這一次，她第一次感覺到，事情可能真的不一樣了。

窗外，雅典的夜色漸漸降臨。

遠處傳來市集最後幾聲喧鬧。

而那些關於蘇格拉底的流言，也正在黑暗之中，一點一點聚集成形。

§ 03 柏拉圖的煩惱

幾天後，柏拉圖來到蘇格拉底家中。

經歷了雅典的戰敗、三十僭主的暴政，以及民主政體重新建立，二十八歲的柏拉圖對城邦政治早已失去了年輕時的幻想。

蘇格拉底正在院子裡坐著。

柏拉圖走到他身旁，沉默了許久。

蘇格拉底抬起頭。

「你今天看起來不像是來聊天的。」

柏拉圖苦笑了一下。

「老師，我聽到了一些消息。」

「關於我？」

「是。」

蘇格拉底點點頭。

「那麼，你聽到了什麼？」

柏拉圖坐下。

「有人準備控告你。」

蘇格拉底沒有說話。

柏拉圖繼續道：

「罪名可能是褻瀆神明，以及敗壞青年。」

院子裡一陣風吹過，橄欖樹的葉子輕輕搖動。

過了很久，蘇格拉底才問：

「你相信嗎？」

柏拉圖搖頭。

「當然不相信。」

「那麼，你擔心什麼？」

柏拉圖望著老師。

「我擔心雅典人相信。」

蘇格拉底微微一怔。

柏拉圖低聲說：

「老師，這一次和以前不同。戰爭才剛剛結束，城邦內戰留下的傷痕還沒有癒合。很多人失去了親人，也有人把三十僭主的罪行歸咎於那些曾經與他們接近的人。克里提亞斯曾經是你的學生。」

蘇格拉底沉默了。

柏拉圖又說：

「有人會說，你教導了克里提亞斯。也有人會說，你教年輕人懷疑法律、懷疑政治、懷疑神明。」

蘇格拉底笑了笑。

「我只是教他們思考。」

「可是對恐懼中的人而言，思考本身就可能成為罪。」

這句話讓蘇格拉底安靜了下來。

柏拉圖看著他。

「老師，你有沒有想過離開雅典？」

「離開？」

「去別的城邦。只要離開這裡，至少可以避開這場麻煩。」

蘇格拉底搖頭。

「柏拉圖，如果我現在離開，別人會怎麼說？」

「至少你可以活下來。」

蘇格拉底看著遠方，淡淡地說：

「一個人如果一生都在教別人遵守法律，到了自己遇到危險的時候，卻第一個逃走，那麼他的話還有什麼價值？」

柏拉圖急了。

「可是老師，法律也可能犯錯！」

蘇格拉底點點頭。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還要相信它？」

蘇格拉底望著自己的學生。

「因為我們真正要做的，不是逃避錯誤，而是讓真理有機會戰勝錯誤。」

柏拉圖沒有再說話。

他忽然明白，自己真正害怕的並不是一場訴訟。

他害怕的是雅典可能真的會殺死蘇格拉底。

而這個念頭一旦浮現在心中，就再也揮之不去。

§ 文明的火種

雅典城外，夕陽已經沉入海平線。

遠處的雅典城仍然沐浴在最後一抹金色的光芒裡，衛城的石柱在暮色中顯得格外安靜。

阿列克西斯站在山坡上，久久沒有說話。

奧麗芙走到他身旁。

「你已經站在這裡很久了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回答。

「是在想蘇格拉底嗎？」

這一次，他點了點頭。

「柏拉圖來找過他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奧麗芙看著他。

「事情真的有那麼嚴重？」

阿列克西斯沉默了一會兒。

「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。」

「不就是一場控訴嗎？」

阿列克西斯轉過頭。

「妳真的這樣認為？」

奧麗芙沒有回答。

阿列克西斯望著遠處的雅典。

「雅典人剛剛經歷戰爭、饑荒、內戰和暴政。三十僭主倒台了，民主重新建立。每個人都希望這座城邦重新恢復平靜。」

「可是？」

「可是人心並沒有恢復。」

他慢慢說道：

「有人失去了父親，有人失去了兒子，有人曾經支持僭主，也有人被僭主迫害。現在民主回來了，大家都想忘記過去，可是又不知道應該把那些痛苦算在誰的頭上。」

奧麗芙輕聲說：

「所以，他們需要一個人承擔這些怨恨？」

「也許。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雅典城。

「而蘇格拉底太容易成為那個人。」

「因為克里提亞斯？」

「不只是克里提亞斯。」

他搖了搖頭。

「蘇格拉底問問題。他讓人懷疑自己原來相信的東西。他問政治家什麼是正義，問將軍什麼是勇氣，問年輕人什麼是善。他甚至敢問一個人，自己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所說的事情。」

奧麗芙笑了一下。

「這不是很像你嗎？」

阿列克西斯也笑了。

「所以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有多危險。」

笑容很快又消失了。

「一個城邦在和平時期，也許容得下一個蘇格拉底。可是當一個城邦剛剛經歷失敗和內戰，人們需要的往往不是問題，而是答案。」

奧麗芙沉默片刻。

「可是蘇格拉底沒有做錯什麼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就把他救出來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立即回答。

「妳覺得事情會這麼簡單嗎？」

「至少可以試試。」

「我會試。」

阿列克西斯的語氣很平靜。

「但我不會立刻出手。」

奧麗芙有些意外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如果我們現在以聖教派的力量介入雅典，事情反而會變得更糟。」

「你擔心他們發現我們？」

「我更擔心他們把蘇格拉底和我們連在一起。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「到那時候，雅典人不只會控告他褻瀆神明、敗壞青年，還可能說他背後有一個神秘的勢力。那樣一來，誰也救不了他。」

奧麗芙點了點頭。

「所以，你想暗中查清楚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控告他的人？」

「以及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」

風吹過山坡，兩人都沒有說話。

過了很久，奧麗芙才問：

「如果真的救不了呢？」

阿列克西斯的眼神微微一變。

「妳是說……如果雅典真的判他死刑？」

「嗯。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遠方，這一次，他沉默得更久。

「那麼，我們至少要讓他的思想活下來。」

奧麗芙看著他。

「你說的是柏拉圖？」

「柏拉圖只是其中一個。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所有曾經聽過蘇格拉底說話的人。」

阿列克西斯慢慢說道：

「思想不像城牆。城牆倒了，可以重新築起來。軍隊敗了，可以重新招募。可是如果一個文明開始害怕思想，開始殺死提出問題的人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。」

奧麗芙低聲問：

「你覺得雅典正在走向這一步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阿列克西斯看著衛城。

「但我不想等到它發生以後才後悔。」

「為什麼你這麼在乎一個雅典人？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他的目光越過雅典，越過愛琴海，彷彿看到了更遙遠的地方。

「因為蘇格拉底不只是雅典人的蘇格拉底。」

奧麗芙一怔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妳想想看。」

阿列克西斯轉過身。

「這片土地上，已經有太多人在問同一件事情。」

「泰勒斯研究萬物的本原，畢達哥拉斯研究數與宇宙的秩序，赫拉克利特思考變化與世界，德謨克利特追問萬物究竟由什麼組成。」

他停了一下。

「而蘇格拉底把問題帶到了人的靈魂。」

奧麗芙靜靜聽著。

「他問人什麼是正義，什麼是善，什麼是幸福。一個人究竟應該怎麼活，才能對得起自己的靈魂。」

阿列克西斯的聲音逐漸低沉。

「這些問題不屬於雅典，也不屬於斯巴達。它們屬於整個希臘。」

「甚至不只屬於希臘。」

奧麗芙接了一句。

阿列克西斯看了她一眼，點點頭。

「對。」

兩人再次望向遠方。

夕陽已經完全消失，衛城上亮起了一盞燈。

阿列克西斯輕聲說：

「如果雅典殺死蘇格拉底，那麼雅典殺死的只是一個老人。

可是如果所有人因此學會沉默，那麼死去的就是一部希臘文明。」

奧麗芙沒有說話。

她知道阿列克西斯已經下定決心。

「所以你準備怎麼做？」

阿列克西斯想了想。

「第一，我會查清楚控告者。」

「第二？」

「我要確保柏拉圖不會做傻事。」

奧麗芙忍不住笑了。

「你是怕他陪著老師一起死？」

「柏拉圖現在太年輕，也太愛他的老師。」

阿列克西斯嘆了一口氣。

「如果真的到了最壞的時候，我寧願他活著。」

「第三呢？」

阿列克西斯望著雅典。

「第三，我會想辦法救蘇格拉底。」

奧麗芙看著他。

「即使需要我們冒險？」

「只要值得。」

「你認為值得？」

阿列克西斯沉默片刻。

然後，他說：

「值得。因為我們守護的從來不是某一個人。」

他望著雅典城中一盞又一盞亮起的燈火。

「我們守護的是人類還能夠自由思考的權利。」

奧麗芙走到他身旁，輕輕握住他的手。

「那我們就一起吧。」

阿列克西斯回頭看她。

「這可能會很危險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也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。」

奧麗芙笑了。

「那至少，我們努力過。」

阿列克西斯沒有再說話。

兩人並肩站在山坡上。

夜幕下的雅典依然美麗。

只是誰也不知道，這座曾經孕育出詩人、哲人、數學家與民主制度的城市，即將迎來它歷史上最令人哀傷的一場審判。

而在那場審判到來之前，還有一個問題等待著阿列克西斯回答：

究竟要用什麼方式，才能救一個人，也救一個文明的火種？